

西野
古海
編輯

新撰詩文集

中

柳田文庫

文庫11

A1118

2



文庫11
A1118
2

柳田泉文庫



近水以能言
見景未

新撰詩文集卷之中

西野古海編輯并批評

○記之部

近水樓記

近水樓臺先得月。非古人之句乎。樓之景勝。一句盡之。所以得名也。乃管君君質所居焉。君質世為松山藩巨室。為人澹泊。虛懷容物。有藻鑑。又好文。時復筆生波瀾。余締契已在上餘年前矣。曩圖其景。遠徵記於余。余未見茲樓。筆不易下也。雖然。一天月華。無遠近。無古今。地隔千里。而人則熟之。况復其為人澹泊。

新撰詩文集卷之中

猶水也。虛懷容物。猶水也。藻鑑水也。波瀾水也。是則親見之矣。尚何見其冷然潤澤然動者。而後謂之水云已乎。余今復登吾樓。以把月華。俯仰想像。神馳魂飛。在彼近水之樓。則月無別光。千里同歡。乃是余與君質之神交。水在近而月亦得矣。不復拘拘乎形迹之見與不見焉。可歎。今姑此之為記。若夫景勝之美。到者即知。不必待余記也。

寒秀瘦壽書房記

佐藤一齋

蘇東坡贊梅竹石有云。梅寒而秀。言其標格清高也。竹瘦而壽。言其瀟灑久存也。石文而醜。言其蒼古獯

小於不於文猶不於言

然也。是為三益之友。言三者相得而莫逆也。杉浦總仲愛梅竹。環其書房。惟梅與竹。乃取坡公之語。名曰寒秀瘦壽。若以梅竹為友。相得而莫逆者。何以遺文而醜邪。非遺也。蓋自擬也。總仲狀貌奇偉。其顛隆然。高其色。赭而黝。其肩癯而聳。殆所謂醜者也。及聞其言。則商榷古今。品題人物。廟廊臺閣。山林江湖。綜雅俗。混清濁。有抑揚。有擒縱。其卷舒如雲霞。其圓轉如珠走於盤。其滾滾來如黃河東注於海。誠所謂文者矣。總仲欲以此友於梅竹爾也。雖然。吾有一疑焉。總仲之醜。在於貌。而文在於言。石則不能言。而其醜即

文也。使總仲之不能言如石者。其文何繇見之。此則其與石不相似者矣。夫梅竹之與石友也。不以相得於清閔泯默之際。而相忘於喧譁駁選之外邪。總仲既文於言矣。乃今欲以梅竹為友。而梅竹能肯之歟。不歟。試舉此問於總仲矣。又問諸寒秀之梅。瘦壽之竹。

蓬蒿廬記

長野豊山

河肥有快翁。姓石字子禎。其為人潔且曠也。年旦七十。澗步健啖。馬文淵所謂老益壯者也。翁嘗請故西城侍讀柴學士扁其廬。曰蓬蒿。一日翁引余造其廬。

登其堂以讀其者多不得然

指其庭且告曰。昔張仲蔚幽居養生所處蓬蒿沒人賢而然也。我則懶而然也。不知者觀我扁額以為仲蔚自居也。子以為如何。余瞠目不答。為問曰。翁豈將以諷世邪。余歷觀今世登其堂則潔也。問其主人則汚也。觀其庭則曠如也。其主入胸中有荆棘能刺人不啻有蓬之心也。如此者紛紛何限焉。而翁則否。其胸中洒然如洗。不橫一物。可謂潔且曠矣。而翁澗步健啖。老益壯。豈懶哉。則翁之蓬蒿將以諷世也。翁大噉曰。否。子何言之深也。我飲食於斯。起居於斯。以養其懶如此而已。雖然。子之言亦足以發我一噉焉。因

遂迫書之嗚呼快翁哉

深井觀菊記

南摩綱紀

或食落英或愈病倍壽是皆愛菊花者而至拋五斗米而博一籬花者可謂愛之深且至矣然之數子皆知菊花之為菊花而已豈知菊花之化為仁田四郎為阿部保親為西王母為若菜姬或為猪為狐為桃為蜘蛛哉是蓋近世橐駝之所造意其集結花葉分排諸色以造各種之形一々逼真真可謂棄造化也試起數子於九原使覩之其謂之何數子必將罵且唾曰何物俗漢失此隱逸之天真

豈以下能說得真趣

錦山神祠改建記

安井息軒

天地之間至大至剛物莫能屈之經千歲而愈盛者其唯忠正氣乎當其磅礴觸物也山岳失其高江海失其深凡橫目之民神之靈之畏之敬之而莫知其所以然猗歟盛矣自天下力爭名將英士世不乏人而其能當是德者漢有關羽我有清正公公揚武於海外餘威所歷至以止兒啼誠一世之傑也然是猶未足為公道當慶長之季關左之威如虎負嵎誰敢觸之而公輔幼主與之會於京師不懼不激逍遙就事終全兩家之交而還既而出匕首於懷曰今日之

翁亦至大至剛不可不讀

事聊以報豐公萬分之德矣。蓋公操至剛之德，出之以柔，是以勇者不敢怒，智者不敢謀，浩然申於萬物之上。嗚呼！使公不死，姦豎斂跡，而又能折衝於千里。雖天命有歸，豐臣氏之祠未必遽屋也。而天奪之年，豈不惜哉！夫羽仕三分之國，一敗就擒，其事不足言。然後世尊之，至稱為帝，唯非以忠正之氣死而不熄。邪！况公德所成如是，宜矣其廟食百世，而人益尊之也。初祠在本妙寺，緇徒奉之。明治四年，廢藩為縣，知事細川氏曰：神佛混淆，非朝廷之意也。遷祠城中，商賈從而徙者數十家。行香者日夜雲聚，是歲冬鎮兵

入城。陸軍省議曰：軍容貴肅，今兵民雜居，非所以嚴國威也。乃命出民於外，凡拜公廟者，月許二日入城。其餘不得行香，民心未厭。乃又議遷祠於外事，久不行。六年冬，令到任，聞之曰：神人不和，非國之福。且功德如公，廟兆不定，何以勸人。明年冬，縣事粗就緒，乃卜地於城北，面巽位而立祠焉。遠望蘇岳，近接江津，優攬形勢之勝，命下之日，官民踴躍捐貲，助役規摸之宏，丹雘之美，不日成功。又環之以華樹，為士女游息之所，以表其景慕之意。於是乎公德益顯矣。八年七月，令以事來東京，眾人請予記其事，予以老疾

辭令曰。我所以乞于文正。以其老其文。任他人為之。請假子名。以遂眾望。予嘉其誠。乃不復辭。謹次其事。以答盛意。令性某名某。土州人。予與令無半面之識。安能知其賢否。然今日之令。事大任重。其名雖令。其劇倍守而速。能及是事。使其民知所向。則其施於政者。可想矣。

霞關臨幸記

重野安繹

明治九年四月十九日。車駕幸參議兼內務卿大久保利通之第。第在霞關地勢高爽。下瞰城市。凡官署之布置。肆郵之交錯。燦列眉睫。東南望海。風帆雲鳥。

地勢以下賦

余讀此文自揚

上下相樂之意於外

出沒乎碧波浩蕩之中。其灣泊則歐艦米船。齎至輻湊。旗章搖々。閃日是日也。天晴氣朗。矚目殊豁。八州之野。莽蒼連天。秀峯峻嶺。攢翠疊嵐。爭呈秀於御坐之前。上顧而樂之。有栖川親王。及臺閣諸大臣。悉侍焉。皆欣欣如也。宴酣命畫工安田某。々某寫景史官。日下部某。金井某。作書玉案之下。雲煙飛動。既而樂作于中庭。鼓吹鏗鏗。池水為湧。庭前有古松樹。幹屈而條垂。如老人跪伏。上壽狀。其下櫻花爛發。豐艷可愛。乃折一枝。挿之御輿中。及日晡。六馬始回。參議君。惶恐俯伏。不知所措。賦和歌三首。以見意。遂名其

松曰御幸松。又將建碑櫻樹側俾安繹撰文伏惟中
世以降九重深遠其幸臣子之第措紳則漆殿御堂
二氏武弁則室町聚樂二氏而已矣當其時將相專
權事出骨制務飾外觀誇張以衒世安能得君臣樂
易上下愉悅毫無有間隔如今日之舉邪方今國家
內外又安中興之業駿々乎日進乃破故格棄舊例
屈萬乘之尊而數臨懿親勲舊之家是不獨結上下
之懽心抑又觀感之際大有啓發聖心焉者也是故
觀官署之布置則思所以獎勵百官肆鄠之交錯則
思所以殷阜民庶歐艦米船則思所以修善外交海

之淼漫無際與山巒原野之莽蒼連天則思政教之
或有所不及暨顧見其左右勲親則思益安之材能
則思益來之而凡諸臣之侍筵者亦皆思所以奉聖
旨而贊至治然則此一幸也國家經綸之大業存焉
遊豫云乎哉而豈漆殿御堂與室町聚樂之可以比
邪安繹忝列館職紀盛事以道古今史臣之責也故
敢冒瀆如此若夫參議君之竭力王事蹇々匪躬以
致今日之罷榮其豐功偉績勤在簡策此不復及也

揚園記

松浦道輔

天下多嘉木渡氏之園何獨取於揚柳也京師多名

園渡氏之園。何高聞於天下也。蓋渡氏之先出自紀伊國牟呂郡熊野別當快慶之後。快慶而十世曰泰敬。泰敬以左近衛中將實方之子行真為女壻。行真又作教真。後改快真。快真之子曰長快。長快之子曰重氏。世稱鳥居法眼。高倉帝時賜平姓。娶源為義女。產平。行忠承久之逆亂。行忠叛北條義時而移住參河國碧海郡。矢矧莊渡村。更曰渡忠。忠氏忠氏八世孫曰渡忠景。忠景初稱新左衛門驍勇多力。善射。開兵屬新田義貞。數有戰功。義貞與弟義助在越前守金崎城外圍數重。朝聞隔絕。不知天皇之行在所。忠景

間道詣吉野。得綸旨而還。慮道梗難通。寘綸旨於紘。沒水潛行。至于金崎。城中城中之人始知。車駕所在。兵執復振。及義貞歿。忠景復還于參河。更變姓名。稱鳥井藤左衛門逸勝。長亨年中有渡太郎左衛門忠遠者。實渡忠秋十四世之祖也。自參河移住近江國高島郡舟木村。舟木者萬葉集所稱足速之水門。而稱之舟木濱。則初見。夫木集大江匡房所詠大嘗會主基方歌。至今尚為諸船之所湊泊。足速作足利。吾跡。余跡阿戶。阿渡並訓。云阿刀。上古饒速日命之苗裔。阿刀連分居諸國。淡海之阿刀最顯。其部屬所居

之大河。謂之阿刀河。河邊多水楊樹。柿木人麻呂歌
 曰。九雪降遠江。吾跡川揚。雖萌亦生云。余跡川揚。言
 其根本之茂者。得養而生。々々不息。以比之祖德之盛。
 埃子孫之紹明。久而更明也。渡氏之家。世多賢者。至
 忠秋。尤尊皇國之古道。慕雅頌之餘風。壯年讓家。於
 其弟。移住京師。從故三條右大臣。遊自放於山巔水
 涯之外。殊愛嵐山堰水之風景。普探雲月草木之奇
 巧。寫忠臣義士之情況。五十餘年。所蓄之志。雖未得
 奮見於事業。三十一字。所述之辭。既已多。傳播於世
 間。忠秋之作。歌不為纖巧新奇。以求苟說於世人。而

其敦厚雅正。純粹清遠之旨。藹然見于言語者。不可
 以已也。忠秋之於嘉木。莫所不識。獨取于楊柳者。思
 慕根本之茂。而欲紹明其業也。京師之楊園。創于忠
 秋。興作以來。二十餘年。非有深池列樹。高亭大榭之
 盛。而其名高于天下者。忠秋德馨之遠聞也。佐韋河
 之陋室。以五十鈴媛。貴吉備縣之菘園。以黑日賣重
 渡氏。忠秋之園。雖非有深池列樹。高堂大榭。思慕根
 本之至。則翠葉之青々。露春雨。而碧凝綠浮。繁枝之
 鬱茂。轉涼風。而飄白起波。秋光易暮。若乘筏於浩々
 蕩々之流。白露漸結。蘆葦皆枯。曉霧未開。河喜鶻之

不見影迹。但聞和鳴之聲者。時々宛然集于耳目之前。而止于風景之觀。則嵐山堰水之春華秋葉。足以換其所愛也。而渡氏不取之於彼。而獨取於楊柳。其名高聞於天下者。並有所由来也矣。

玉川網香魚記

三島毅

玉川在東京西四里許。以香魚名。今茲明治丙子九月初三。友人川田瓮江誘余及小永井小舟。井上樓塘遊焉。此日適屬陰曆七月既望。追想坡仙赤壁之遊。遊興更勃然。昧爽發軔。殘眠瞢騰。不辨所經過。下一坂路。車輓軌。夢頃覺。則既達玉川東岸矣。時早涸。

適見守
外之
下坂下
文自以

章之
神境

舟以
下盡
之趣

川身全露。數條淺水迂回。分流白沙。間隔川為二。子村一茅樓臨岸矣。歌涉而就之。曰龜亭。主人具酒食。待遊客會。近午秋炎如燬。不可出漁。曰買醉就睡。睡醒則夕陽在水。涼影可掬。於是雇漁夫八人。先發。余輩泛輕舟隨之。舟膠沙牽而進者數漸達中流。漁夫既腰籠腕網。在下流成隊而泝水。觸脚鏘然成聲。香魚驚起。不能下。乃一齊撒網。猶銃隊聯發狀。整肅可觀。網達水底。不即舉之。驚步諦視。魚在網中。潑刺乃捕。而投籠。蓋水底小石凸凹。遽舉網。魚乃從凹處逃。故然。捕盡舉網。又追魚而泝泝而撒撒而捕。如此數

次至分流處。流狹不能成隊。散漁各處。有立而撒網者。有俯而捕魚者。有提網窮追者。猶散兵亂鬪狀。比前觀更奇。余輩倚舷飲。且觀至此。躍然興動。爭揭衣入水。東捕西捉。不能獲一魚。眾相頷笑。漁既畢。漁夫爭先傾腰籠。投魚舟中。共誇多獲。猶凱旋爭功狀。鮮鱗潑々。香氣撲鼻。不知其幾百頭。或多或烹。或膾以供下物。而不能盡之。眾既飽。既醉。陶然以樂。西顧富岳巍然。屹立于暮雲杳靄之上。秀色襲人。少焉月出于東山之上。清風徐來。金波潏潏。感舟而生。恍如浮黃金海。瓮江曰。今夕之景。有優坡仙前遊。而香魚之

下冊
以真

美不劣。巨口細鱗。則又并後遊之興矣。所恨地非古戰場耳。余應聲曰。既目擊漁隊新戰場。何復問舊跡。戲謔百出。興懷未盡。眾曰。及今載殘魚。歸遺細君。豈不亦優舟中。枕藉興味索然乎。乃舍舟上車。月色如晝。一瞬馳騁。各取別路。而歸到家。方午夜。婦藏斗酒。思忍睡而俟。因亦團圓小酌。就寢。不知瓮江諸子各家餘興如何。

題跋之部

題訪戴圖

中井履軒

予觀此畫也詩興勃々而起於是掃几滴露研鳳膠
含兔毫徘徊久之乃卷而還之謝曰興盡矣何必題
句

題五松軒詩後

柴野栗山

積雨連日晚間無聊偶然訪三上老丈人丈人欣然
開東戶指示曰請以此待子余顧則月上松梢大如
盆猶及別故人。不期而相遇也。余驚曰今夕何夕也。
屈指則十月之望也。相顧而笑曰是非蘇長公後赤
壁之夜乎。乃移近前。松影婆娑落于几席上。宛然
余東都三河街五松軒新成之詩矣。因為主人朗誦

此詩一過主人賞以為似王摩詰因啜茗相樂也既
隣街失火門庭騷然余皇遽辭歸中庭如白日月色
入簾戶以掠人三更猶未能寢焉輒錄此以往亦為
知音也或以為他日一笑

跋大場祺甫登岳紀行

柴野栗山

世以豪逸為邁自喜者多假登嶽以買奇焉其實皆
罷軟羸病非有躋勝之具強作氣執以自勉已是以
及至乎險絕艱危之間則因頓眩惑扶人而後纔能
移身云其於景物恐不暇詳焉故其所紀人々異言
皆不足信也水藩大場君祺甫風流健逸既有勝情

不能
語其
風色
肯存
汗

又有勝具。留宿山中數日。優游於幽奇絕嶺之間。綽
有餘閑。一々探討。就成圖記。其言皆井然。有次第。可
信也。借覽十餘日。書此以還之。

題寒江獨釣圖後

佐藤一齋

謂富貴不如貧賤者。是矯語也。謂貧賤不如富貴者。
是俗語也。夫其戴箬笠披襍襖繫艇於寒巖之下。投
竿於黃蘆之灣。是漁郎溪丁之所寄。非王公大人之
所宜。今南洞相公出此圖。徵題門客不一而足。殆似
續々於此。無乃其出於矯歟。坦謂不然。其所云不如
者。皆自苦樂起。相夫著相苦樂。究竟不見其可樂矣。

此文
意出
於人
表之
米庵
而和
大稱
善之

唯達者超然於苦樂之外。然後富貴貧賤無所往。而
不樂。尚何矯與俗之有。公既雍容於巖廊崇高之上。
而又不厭夫釣漁荒涼之所。寄殆兩忘苦樂而得之
者。非耶。今徵及坦乃漫題之。

跋米庵樂志論

賴山陽

米庵不宜書此論書。此論者唯余為宜。余雖無良田
廣宅。家臨鴨水。不必須溝池環匝也。面東山。不背山
也。游戲平林。濯流追涼。皆余所有。米庵亦無余有。酒
腸米庵不解。飲則陳酒肴烹豚釣鯉。唯用飲於人。不
能自飲也。然至其書法佳妙。與文相稱。則米庵所有

而余絕無耳。則米庵終宜書此也。

題寒江獨釣圖

賴山陽

僕西遊下筑後河時方臘月瑟縮舴舻中如癡凍蠅欲出瓢酒抵敵寒威顧無下物見枯蘆間漁翁信宿就乞小魚數尾舟子又為擷寒芹相俱數酌而雪霰忽至不暇架篷急蔽蓬於頭而相酬酢也今觀此圖於南洞相公之座憶起往事已五裘葛矣因為相公述之如相公居則深簷出則大輿高蓋豈知人間所遇有如此哉

題畫

古賀侗庵

翁常諫取等之皆言矣世謂之俊

若知琴瑟何類耶之上善類

伯樂之管才而妙之伯樂亦欲其奔馳而見其

謂之蘭亭則有月稱為桃李園則無花然吾觀其山水清遠竹樹葱蒨亦自一勝境其人瀟灑實右軍青蓮之儔則覽者借以滌胸襟陶性情可矣何必問其為晉為唐與否耶

題靜寄餘事後

長野豊山

伯樂閉戶而坐隱几而夢有萬馬過其門跳踉躑躅諍然而鳴伯樂之夢自若也一馬後至咬然一鳴其音如虎伯樂俄然而覺卒然而起徒跣而走出門而視焉果乎駿也夫未嘗見其肥臞純龐也一聞其聲而知其駿何也蓋通駿之神也世之為萬馬鳴者幾

人矣。如吾二洲先生者，其亦駿乎駿者耶？皎然一鳴，無人能別於萬馬也。然則讀此書者，惟能通先生之神者，斯知先生之駿哉。

題赤壁圖後

安積良齊

此余始知文章之大學可學

天下何地無月。何處無風。而赤壁獨以風月聞者，非以有蘇子文章耶。夫文章非有金石之堅也。非有山嶽之重也。發諸心形，諸言著諸篇翰爾矣。而金石可泐，山嶽可崩，惟文章赫々然映照于宇宙之間。月為之加明，風為之加清，江山為之加雄壯，所謂不朽之盛事者，非歟。彼周郎竭智力以精兵三萬破曹騎數

十萬之衆，可謂千古奇功矣。而蘇子乃提三寸不律，詠風月於盃酒談笑之間，使百世之下讀其文想見其人，吟諷贊嘆之不已，而善畫者又模寫之以傳，則蘇子三寸不律之功，反出于周郎精兵三萬之上矣。文章之盛如此，况聖賢君子道德之懿，照映于宇宙者哉。

題琴滴檐詩卷

居于大都市井之中，肩摩轂擊，呼者，暑者，怒而罵者，喜而笑者，諍語者，歌唱者，双耳為之聾，亂然至夜雨，瀟々而下，則而之呼暑者，怒罵者，皆聞然無餘響，但

夜雨以下竟無聲

不_レ過_レ以_レ使_レ才_レ絕_レ讀_レ下

聞四檐點滴如琴如筑其幽咽而清婉者則荷蘭別
鶴之操也其激越而奇壯者則燕市易水之調也奈
何俗子賈豎不知愛之反覺額厭之其或喜者不過
曰無舞馬之虞耳孰知其真可愛邪果能知之其人
必風流清雅好文詩而不緇于塵垢者也吾觀琴滴
檐詩卷乃能愛雨聲者惟其愛之也深故托一時文
人吟詠之哀為一卷於是荷蘭之操易水之曲異調
同趣洋洋盈耳其謂之琴筑之新譜可也

雪灘奇賞跋

川北温山

得水而雪有光得雪而水有明詩之與畫相妍亦復

然無影之月不香之花蓋漾於混々長江中與有聲
之畫無聲之詩無限光輝無限清味

題群旨評古器圖

群旨擁鼎而立有握鉉為弓者有撫腹為鐘者有抱
足為柱者有執耳為盤者均之不見全鼎而喧譁不
已有一老旨徧摩深察傲然喻群旨曰某所握者鉉
也某所撫者腹也某足也某耳也此之謂鼎云衆咸
服焉一旨曰已得聞其名請問其用如何老旨不能
答由識者觀之則執一端者誠陋矣乃舉全體而語
其名不知其所以用則亦不為得焉嗚呼聖人不再

此譬_レ可_レ也

興吾人之為經也。不為群盲者幾希矣。經術之難矣。翅古器之比哉。

題妍媿一覽

野記大石內藏助大野九郎兵衛事

鹽谷宕陰

吾目無涕但聽忠孝節烈之事輒泣矣。幼時從家慈觀演戲忠臣藏者絃歌鼓笛之音紅紫錦綺之色眩目湧耳而余獨咽泣不能語。詰旦照鏡則雙睫紅腫如毬。家慈笑語人曰之子平日未嘗泣而今乃如此何其與辨慶安宅關之事似也。回憶四十餘年嗚呼老矣而家弟又為此傳殆俾筆肝液而涸之何也。

書義弟亡福嘉太郎寫真背面

松陽琴史

余讀此文不能卒此作乎

眉目宛然猶生也。吁汝何人田園數百畝奴婢數十口足以綸衣而甘食矣而汝不安於此也。學涉和漢才超儕輩足以譽於鄉曲矣而汝不局於此也。必欲讀當世之書知當世之務而效力於國家乃遠航歐土學法律于獨逸經濟于澳大利二年於此余唯期其有成而不料其聞訃也。吁汝何人歲僅二十五而埋骨異域萬里外聞者莫不痛惜焉。况余乎然人貴立志志不立則碌々庸衆雖生猶死也。今汝雖中道一蹶繼汝志而昌汝業世必有其人是汝雖死猶生。

也。吁。汝何人。英俊之氣。亘萬古不死。豈唯眉目宛然。猶生也哉。

八稜研齋題榜自跋

喻霞僊史

東嶼內史近獲古紫端硯。層質潤美。光彩鑑人。其形八稜。背鏤心太平庵字。蓋放翁遺物。云內史鍾愛。不啻劉玄德於王人。竟以名齋。屬余書。遍余與內史。職同翰苑。居隔一墻。晨夕過從。每觀之。流涎三尺。欲攫去者數回。今題此字。不免帶幾分妬氣也。

題明宣宗魚藻圖卷

松陽漫士

帝王善畫。宋有徽宗。明有宣宗。而此卷為宣宗所筆。

藻。淺魚。樂春。意藹然。與夫徽宗畫鷹。寫秋風。肅殺景象者。趣異而工同矣。然秋風肅殺。彼有鑿與北狩。汴京荒墟之兆。春意藹然。此見大業守成。上下恬熙之狀。畫雖小技。所係頗大。余寧舍彼而取此。

喻霞仙館詩鈔跋

湖山老人

題曰。喻霞僊館詩。宜矣。其詞之澗々乎。有仙氣也。想其人呼吸烟霞。吐納風雪。不食人間烟火之食者乎。余輩所食。儒餐粗糲。所作詩文。不出油薪米塩之間。仙凡之別。判然矣。安能厚顏評此詩耶。然余亦別有所嗜者。其味勝雲漿。瑤露。殆有上清沆瀣氣。借此氣。

以評此詩不為全無緣由僂史其或一咲容之乎。

題習志野練兵圖卷

一六居士

右習志野練兵圖卷畫師某所筆將校號令兵卒進退與夫整列撒隊之狀斫營突陣之勢細圖曲寫無復遺憾披展之際神旺氣勇使人有投筆從戎之概可謂妙手矣古人云畫與六籍同功果信因連呼三大白而題會有電報曰官軍破薩賊於南關時明治十年二月某日。

題已任貞書後

學海漁人

是為已任陸軍中尉貞手書岳武穆詩任之從征薩

使以下

雷以下

是以有怒

此文如志

賊臨發前一日飲酒數斗大醉急索紙筆揮寫數幅曰快矣擲筆而卧鼾聲如雷是其一也任嘗謂其妻曰吾父與吾叔德業文藝為人所器重余以不肖承宗祀常恐為一無名男子以貽辱祖先若得從軍裹屍馬革吾願足矣妻以為不祥不敢告人也而任果以本年五月廿日致命於肥後悲夫賊之去熊本退保田窪也憤敗死戰勢甚悍官軍乘勝擊之貞率部下二百人冒砲突前奪其壘賊斃林亂射中頰倒地猶揮劍大呼疾進氣絕即止嗚呼壯哉任幼好學自從服武事未曾見其執筆作字而今觀此幅墨痕林

滴縱橫如意。寫至不數人間萬戶。矣。句。寂有氣力。筆勢欲飛。猶想見其瞋目奮呼之狀也。明治十年八月日。叔父百川題。

書牘之部

與久保仲通

柴野栗山

昨夜繼華不知如何賞也。僕體氣頗佳。第下利未斷。為苦。新松植當南軒第二楹。月明影落席上。婆娑于筆硯之間。添茅屋一段之佳趣。昨夜愛之不能寐。思酒無錢。幸讚奴解作熬米。所謂茶米者又拾枯葉烹茗。彷彿于舊林之景象。塊然至夜分。病懷頓覺爽。今日晴景。月色意亦當不減昨夜也。此佳興。不忍獨饗。若無他冗。晚間見過。熟松子燒大蛤外。無以為禮。且今宵明霄。明後宵為可過。此則無月。可惜。詩一首錄往。亦足以觀興懷。伏惟斧政。彥再拜啓。十四日

與坪仲鄰

柴野碧海

升啓曩日之遊。足下緩頰百端。僕斷酒之戒。為之一弛。引滿幾杯。遂至雷醉。比明餘醒未解。由是斷酒之意益決。爾來不復嘗涓滴。僕平生不以醒為病。而顧以為樂。今乃若是。則見僕有可斷之機也。兄本欲沮

此可奇味

約而待友人心。將有大學。何松子。大哉。

醒後此語一秋
能作此語一秋
取必對茶語一秋
取必對茶語一秋

僕而適固僕斷酒之心亦見兄拙于術也自今以往
見訪有酒即置無則不置其自酷自勸任兄之自為
僕則蕭然一茶相待只恐劉將軍之豪不能敵盧學
士之鋒也兄聞之無乃愀然不樂乎使崇甫聞之必
眉頭一伸也田鳳山極荷高義北郡諸豪林立使奏
薄伎一中其意則於彼有細載之喜於僕免賑濟之
患不則鄙人羞澁之囊不得不為之一閱何以勝之
千囑萬囑

答正夫書

坂井虎山

損頭首向與足下約餽硯硯方圓二枝而足下欲其

方者殊甚損當時亦約以此呈之而今乃餽以其圓
者想足下必恠焉我觀足下文字方整有餘而圓活
不足今餽圓者欲足下文體如此也然此硯不止于
圓亦有方處是又欲足下有時而方有時而圓不拘
於一體也噫是強說也所謂方者即家君善友石原
某曾以餽家君也其人今在千里外其死其生絕無
聞耗故家君愛此硯曰我見此硯猶如見其人也向
損不知故誤與足下約耳要之二者皆非佳品而圓
者其盾頗小想其不克尊意必矣然損平時未嘗以
筆硯與人非愛之也以雖與而無益也今以與足下

是我之意大有望于足下也詩曰非女之為羨羨人之貽足下若取其意而畧其物則幸甚々々拙詩一首附呈左右只以資一嚔耳不一

與大垣藩老小原栗鄉書 鷺津宣光

宣白小原栗鄉足下僕在江戶二十二年客冬應聘始歸國雖有親戚情話之樂然一朝辭人文之淵藪又不能無離群索居之嘆忽辱誨諭若欲激勵勸掖以納諸古君子之域者何幸加之來諭云昔者紀平洲在米澤有治名後仕吾尾與聞國政而其所為止於振學政不能復如米澤僕以為不然夫天下之書

皆以下言

非其參政能知此難

生人々皆謂得一邦之君與聞其政吾能強兵吾能富國無不自許管仲季路者果得其君未幾蹉躓不能行其志之萬一者違々而在何則年少氣躁輕易視事故也孟子曰不得罪於巨室人君猶然况新進乎夫新進欲行其言者如蘇子所云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優游浸漬而深交之使之不疑不忌而後可以得志矣蓋平洲之見及於此且米澤之與吾尾其國之大小迥異其施治之遲速不可以一例視故欲待優游浸漬之後而發之惜乎暮年就仕未及悉發其蘊而沒是平洲之功業所以隆於在米澤之日而

何以論特 足以下以 是陳其意 是則君子 之文

衰於歸尾之後也。今僕未有官銜。雖平洲之所能者。尚未得下手。而足下期望於僕。以平洲之所不能者。何以異於見卯求時。夜然吾藩之收僕。若但以生於封內。則不過待以斗升之俸耳。而今優禮待僕者。其意非他是郭隗僕也。死馬骨僕也。六十萬之提封。跨於五州之地。其間不可謂無神駿之才。吾國家誠求之。惡知不有振鬣掉尾來聚者乎。豈唯封內為然。天下之神駿。又惡知不有不遠千里而至者乎。僕雖駑駘。年僅過強。仕前路尚邈。自如鞭策與夫神駿者。為國家馳驅奔走。然後足下之所期望。或可以塞矣。然

且以下夫 以論確論 持以確論 雖以確論 手以確論 之辨不辯 終不辯 可

事大責重。非一朝所能辨。必寬以日月而可也。倘僕以此藉口。沈溺廩給之富。列方即圓。與時俯仰。一無所表見。則果負國家也。負師友也。而僕豈其人耶。願足下姑竢之。且夫沃土之民。逸々則惰々。則難變瘠土之民。勞々則思々。則易從。自昔而然。吾尾為天下之沃土。化浴移風。較諸米澤。固有難易。然當織田右府。豐臣大閣。霸天下之日。一時英傑。翕然輩出。均之一尾國。非前日之土瘠。而今日之土沃。顧其鼓舞振作之何如。爾足下論之實中。肯綮敢不承教。僕與足下結交。不為不久。然唯知其好文墨。而未知其用心。

於實學着々如此。是交臂而失之者也。吾那古謝。距尊藩纔一日程。封疆犬牙相接。左子所謂唇齒之邦。不可不緩急相救。從今以後。僕之於足下。匪獨文墨交而已。足下從政之暇。不惜時賜書。幸甚。藩各有禁。不得出境。相會晤望。風企想不宣。

贊銘之部

陶靖節畫贊

柴野栗山

此雖兒童望而知其為先生者。以菊焉而已。能知先生者。端冕播笏。謂之先生可也。如曹荷戈。謂之先生。

有琴無聲 真見 畫 無聲 忠躬 風公 相叶

可也。若必以菊以柳以無絃之琴而後謂之先生。則是兒童之見也。又必欲去菊與柳與無絃之琴而後謂之先生。則癡人說夢矣。善哉先儒未晦翁。斷以春秋之法。曰。晉徵士陶潛。

采菊植柳有琴無音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楠廷尉贊

佐藤一齋

南柯卜夢。非嚴非熊。爰敵王愾。萬夫之雄。帷籌廟謨。丹誠至忠。斃而後已。蹇々匪躬。諸葛逝矣。誰繼遺風。嗟吾日域。唯有楠公。

武將贊三十首

三錄

賴山陽

太公

處則釣竿。出則白旄。於公无意。唯其所遭。

孫贖

擣虛批亢。一生要謀。雖喪此足。終得彼頭。

韓信

囊沙背水。治衆如寡。屈於胯間。伸於天下。

竹林七賢贊

鹽谷宕陰

地上可怡者。莫花之如。而閑落倏忽。曾不能保旬餘。琉璃琅玕。翠浮碧流。貫四時而不變者。唯竹為尤。况其承露有態。篩月有陰。帶雨有色。觸風有音。疎密橫

葉遭

頭謀

寡下

如餘

流尤

陰音

斜花

年賢

歲當

月香

斜。清妍瀟洒。令人怡然。眼怡。此又有花。不能及者。上下數千年。僻好之者。晉有七賢。蓋其清竒疎快之氣。獨有會于此君。不然則綺艷爛燦之花。不彥乎。四時。替阮山劉。亦何必乎斯。

筆筥銘

古賀精里

剛柔在心。用行舍藏。乘機而發。鋒穎莫當。

硯匣銘

佐藤一齋

楊柳風梧。桐月芭蕉。兩梅花雪。皆入吟詠。資乎硯筆。此物何可負。此時何可無。此物

墓表之部

故讚岐柴仲吉墓表

柴野栗山

仲吉諱允中。我弟小輔貞毅之仲子也。余以無男養仲吉，兄允升為子。其次仲吉，宜嗣小輔也。余所以得縱意從事於四方者，以小輔能謹厚守先墳也。欲仲吉又能繼其事，年甫九歲，取來余家而教焉。允中有氣而才類，有可賴者，吾樂焉。既天明六年正月四日，小輔暴疾而沒。允中間訃，悲慕驚動，宿癖百藥無效。以六月初二日沒，實十有二歲也。葬于城北紫竹村大源菴。明年冬，余提家赴幕，辟于東都，孤墳無主，恐

他日蕪沒於寒原衰草中，粗書其卒如此。

山路延太郎墓表

森田節齋

延太郎備後豪族，山路伯美嫡子也。母桑田氏生而巖峻如成人。父嘗欲改作其門，毀之。見驚而止之，涕泣不已，告之。故則大喜。余曰：此兒必大其門矣。父口授二十四孝贊，輒能誦之。或以菓誘之，不肯曰：兒欲歌隊々於君前耳。時國侯有巡視枉駕之命，而隊々者大舜贊首二字也。余曰：此兒必蒙公賞矣。既而卧病遂不起，嗚呼！余老矣，顧不及見大其門，獨欲見其蒙公賞而令表其墓，悲哉！見年六歲，以安政五年三

美人多命有呼

月廿七日。天葬於念佛院。先塋之側。八月上澣。森田益撰。

亡友林抑齋墓碣銘

三島毅

林抑齋。勤勞國事。遂疾而死矣。友人三島毅哭曰。嗚呼。抑齋憂國如家。思君如親。忠誠懇篤。出乎天性。而余實同出處。與其事。則墓銘之責。惡得不任焉。初。我庫山老公。更張庶政。尤急人才。甄用無遺。而抑齋擢於封內。商賈余從外來仕。同志諸友。一時興起。文久中。公任幕老。會攘夷勅下。公勸將軍遵奉。余與抑齋諸友承輔其事。幕議因循。公遂退職。時余為度支。

會以下
難最者

抑齋副之。知天下將多事。專注意富強。慶應中。幕府再起。公固辭。不可。遂復職。而外患益逼。內訌競起。時勢板蕩。余與抑齋諸友。依老臣留守。內修武備。外務隣好。僅能保封域。其間而幕威益不振。終有戊辰上國之變。公從將軍東遷。天討之兵。既臨封疆。余與抑齋諸友。鞠躬哀訴。僅免兵馬蹂躪。會聞公與世子陷賊中。流離東陬。抑齋諸友。乃變形潛行。圖救之。而余則在內。調送旅資。使謀往復。具知其跋涉艱苦。既而世子自奧。公自蝦夷。先後歸順。朝廷命。今公承先祀。而禁錮老公。與世子諸友。私情不能無憾。抑齋特憂。

問發疾令公賜物慰問尋賜金若干賞其勤勞抑齋遂與余同致仕而其疾如故沈綿年餘終不起後不一年世子與老公先後蒙赦諸友私憾始釋而抑齋則不及見之豈不可惜哉抑齋諱保字定鄉姓林稱富太郎抑齋其号後更兩村備中玉島邑人考諱貫通妹尾氏冒林氏配以其女即妣也夫妻黽勉服商大起產抑齋幼穎悟受學於藿里橫溝氏傍學劍及打拳夙夜研精皆有造詣然未嘗懈商事家道益盛弱冠撰為邑吏每來治下就方谷山田翁請益其後藩褒其有學行能事親特許佩刀安政二年賜二口

糧進鄉士格命巡教封內說諭辨明聞者多感化五年賜八口糧班中小姓為藩學助教翌春移住松山居一年兼產物方元治元年賜祿五十石遷度支副官無幾兼隣好方又轉撫育總裁兼市尹明治三年致仕四年三月十六日終距生文化癸酉年五十有九歸葬其鄉竹浦先人墓側佛謚曰忠貞院純誠篤敬居士非溢美也配種野氏生男女各三第二女適前田則忠第三男親興襲家祿餘先亡抑齋為人端直而溫恭多才藝博涉書史善文詩工筆札其接人談笑和夷聞一善稱揚不容口至忠孝義烈事則拍

案激賞感泣淋漓。不能自置其事。親有至性。父母老病各數年。晝夜侍養。嘗藥滌溺。未嘗委人手。居喪哀毀過禮。不口酒肉者並期年。嗚呼。抑齋事君之忠。一本於事親之孝者。於是可見。而老公亦可謂能求忠臣於孝子之門矣。銘曰。

移孝事君。忠乎有本。以忠顯親。孝乎無限。於戲若人。忠孝兩盡。立石勒文。臣子標準。

祭文之部

祭石丈山文

柴野栗山

孝事親
孝故親
君移於

軒昂
嶺之
嶺之
嶺之
嶺之
嶺之

進而厲義勇於三軍。退激高風於百代。其生而軒昂。崢嶸百練不碎。其死。豈其霧散電滅。斯盡而水逝乎。意其高潔昭々者。不騎星辰入天門。並日月而永存。則將其英毅剛果之氣。聳為山岳。含為洞壑。發為雷霆。風雨攝百鬼。後彪虎以威福乎此土乎。不然其文采煥散。細紘醲郁。為霜露為煙霞。為風水之聲。為草木之英華。徘徊眷戀乎此土而不去。以娛遊者日與之。盤桓婆娑乎。雖其英靈變化不可得而知也。然其可知者。方寸千載。旦暮相照。雖以彥等之庸陋。抑亦吟風嘯月。不可謂不涉其流者也。恐在所不外矣。敬

香酒烈。神尚髣髴乎其來饗。

祭亡妹阿佐登文

坂井虎山

汝之恭順柔和。人莫及之。勞不告倦。病不言瘥。曾患乳腫。其痛亦奇。紡績自若。問而始知。夏不就涼。三冬單衣。我意憐之。亦父母慈。今日之苦。逸在佗時。何謂奄忽。長與世辭。生年十八。未嘗出扉。遷客遠鄉。乃以死。既嫁而遠適。乃事之宜。非嫁而遠。孰勝其悲。先死數月。有書相貽。我往見之。觀笑怡々。我不率。既々者。有期。遽以病告。不復可醫。二親蒼黃。就路而馳。終及不瞑。聲氣如絲。呼父母名。即永別離。人誰無死。如汝

以此文
以此文
以此文
以此文

亦稀。彼蒼者天。哀慟可追。我之悍戾。神明所庇。反使弟妹代受其災。汝病我致。汝死我為。江河有竭。斯限無涯。嗚呼哀哉。

祭文

土方秦山

維年月日。大史土方久元等。以清酌薦羞之。尊祭真木久。既諸君之靈。嗚呼。自諸君之死。義已闕。十三星霜。使後之為臣子者。挹其流芳。况吾輩一躰同心。寧可不表出。而贊揚。昔王綱解紐。武臣陸梁。歷世之久。沿習成常。獨諸君夙慨。名分之紊。亂意氣。激昂捐身。勤王方元。治甲子七月之役也。砲煙一發。天降禍殃。

此以文
此以文
此以文
此以文

諸君吞冤而辨明申雪之不遑蓋諸君永雪其性鐵
石其腸一死報君固所甘心而實則國家將興之禎
祥未幾而王政復古百度更張諸君之所斥為姦究
者悉就剪滅而諸君之所目為忠良者率登廟廊中
興之業日就月將乃知諸君之靈在天壤間而護皇
運于無疆尚饗

新撰詩文集卷之中終



48-13667

010190525630

